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長沙王先慎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重人也○先慎曰重人非此之謂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

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况其餘乎此為重人也言其貴賤國智人所共重之也○王涓云為當作謂舊注未為先慎曰為謂古通不必改作

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

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

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

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其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

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

秦使燕而為子之訟注謂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

重人有事敵國為訟究非

故左右為之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匪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

之談也慎曰養祿二字當行其一此四助者臣亦謂法故主人主愈重○顧

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術之臣也故人主愈重○顧

曰弊讀為蔽下文此周以弊主又非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蔽多作弊查凡當塗者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

其所自進也○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

己注訓自進為己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

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免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

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勢卑賤○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折曰藏本今本世作勢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

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

倒注亦作近愛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與君同好○王謂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

朋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

作猶舊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注未為獨訟而稱完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完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且猶不得

謂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且猶不得

與言乎此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時得進而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為時

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不得

必危法術之士既不得

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周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法術之士既不得

私劍而窮之法術之士既不得

矣法術之士既不得

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法術之士既不得

權重之法術之士既不得

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

事平說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法術之士既不得

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

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術之士安能蒙重人所進雖未見



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

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

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况外儲說上為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

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

智作不知虛文昭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為知顧廣圻云兩類

字當作類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為知本書屢

見先慎案既讀為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為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也顧改類為類非

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

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魯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

與愚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為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

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

程於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身謂

不肖則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絮下旁注潔字盧文昭云潔藏本張本俱作絮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絮下二絮字皆作潔潔絮通用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智者謂智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

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

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

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

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為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

因行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

其所據本已誤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

枉法從請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

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林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精

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

道本而作則顧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不以功伐決智行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

會也也伍偶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

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

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解蔽篇此且人

之所公患也心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患應作為患

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

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

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

此人臣之所以請主便私也諂詐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

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諂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王先

一二涉正文而誤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

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

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

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

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

比周相與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一口惑主敗法以

亂士民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

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

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

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

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

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

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

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能明吾所說之意

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 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行注所以則

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

人依史記政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

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聘

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 橫凡說之難

失二字顧謂極聘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 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 盧所

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今以厚利說之彼則

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矣 盧文弨曰注為

己當作謂己先慎曰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所說出於

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

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

關達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昭曰注為己當  
作謂己先慎曰此高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 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

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

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昭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

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投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勇犯之類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盧文昭曰語文作而先慎曰御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

此者身危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

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罪大矣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

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己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

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為智當

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

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周澤未渥也

而語極知先慎曰語極知謂說己盡其智說行而有功則德忘盧文昭曰忘史作亡

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忘不作德

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注云猶忘其德亡忘古字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

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弨曰注羞始生羞疑

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羞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弨云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凌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

能已若景帝決廢粟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弨

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

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

事情乃為刺譏聞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為代己誤聞讀為諫

則以為賣重權案賣重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即權也索隱云為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

而賣我之權是也注謂斗筲之人誤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

以為當己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憎作增注

同顧廣浙云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據改盧文弨云注試己下行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文弨曰史作則不知而屈

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根交之也○盧

而交之文弨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浙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

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米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交作久依史記改也

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

言○盧文弨曰畧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

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

所恥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或有私事將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

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過見昔公之惡以不行

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昔公之惡以不行

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

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病矣其意雖甚高尚

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

及之不足為恥矣不能已者若大馬聲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為不

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

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

相蒙舊注必牽合為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或有私事將

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

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

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

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或

自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

以其所難滯碍之概礙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

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概礙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

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崇張榜本作其斷盧文昭云無藏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自

智其詐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作因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極聘○盧文昭曰意史作忠史拂

誤。○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縻作擊排索隱謂

也。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縻作擊排索隱謂

盛怒也。意忠并誤說文悟並也。悟為正字悟忤並道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拂悟

者若觸警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縻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縻牛轡也。引申為繫束字

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靡本又作縻陸作縻京作縻禮記學記釋文縻又作靡一

說者或延譽異

汗何所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而崇

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

如此其汙也○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昭云如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如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如即如字誤而復衍今據刪今以

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也○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此非能仕之所恥也○盧文昭曰仕與士

先慎曰今作仕者後○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本猶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

人依史記改之也○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

其功○斷割○顧廣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慎曰正義引世

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

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

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

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

當為己○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

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

作之未誤其作者依史記改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

不可不察晉人論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

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昭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昔者彌子瑕

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博會耳

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慎曰治要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

則作同

○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昭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引作人

聞無往字史作人聞往先慎按往治要作有是唐人所以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

謂人間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彌子矯駕君車以

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駕君車以

此○先慎曰治要出作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別罪○先慎曰各本無犯

歸藝文類聚亦作出

作犯別罪別古則字案此書外儲說左下別危生子皋作別字此與上文罪別亦當本作

別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別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別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

今據 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

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君曰

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舍同自食為啖食人為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

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

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

要變作移

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又昭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 愛憎之變也

○先慎曰治要愛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

上有人主二字

無見罪 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

二字

韓非子集解 卷四 七 掃葉山房石印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盧文昭曰文選柔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獲字史無  
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御覽謂庶幾於善諫說也  
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若人有嬰之者則  
必殺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先慎曰索隱幾庶也

###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厲玉○盧文昭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成王是也  
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  
作武王文成王是其證文昭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慎曰御覽六  
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

武玉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

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  
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昭云淚藏本作泣後  
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

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  
賦寶下有玉字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先慎曰

無害於王也○先慎曰

乾道本王作主盧文昭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  
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藏本脫  
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

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

人為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慎曰此下然則有道者

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道者

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特作特

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慎案特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

則浮萌趨於耕農禁故流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

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慎曰

周當為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

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偏主而

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貪按貪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絕滅百吏之祿秩虛

文昭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減顧廣圻曰絕滅當作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

纒滅纒裁同字先慎曰顧說是纒絕編旁同故誤損不急之枝官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  
落其枝為政者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吳起枝解於楚商  
亦損其閑尤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明法令  
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先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帶其功賞禁

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

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

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

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

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楚秦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

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

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

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

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

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

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非參驗以審之也○先慎曰

下脫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曰

各本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先慎曰

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

令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治要法作

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先慎曰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

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馬能去安利之遠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

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慎曰利

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偽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

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

上而求安○先慎曰化疑術之誤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

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

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顧廣折曰道藏本脫止不字

也藏本出於乾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

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

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盧

曰人藏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文昭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

此論有術者之為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

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當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

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

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

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

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慎曰

有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

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顧廣圻曰藏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

愛為我也○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為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不可不

為者安矣不可不為即不得不為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



不得不為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為我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

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

本倒作為愛為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

今據凌本增○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

利當作安下云不可以得安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

正反對得安而言即其證○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

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表而

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

必二字虛文昭云目必二字○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

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先慎曰治要

書通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昭云藏本張本皆無耳

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

不得不為己聽○先慎曰各本無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

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

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

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困末作而利本事○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

者舉以為收孥大小侈力本業耕織致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

粟帛多者復其身故未作因而本事利○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

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

肆非之集解

卷四

婦葉山房石印

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字衍先慎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

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當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

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

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情實也誦詠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先慎曰說文誦多言也

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

傳五云兩瞽相扶不陷井穿則其幸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又妄非有術之士

知服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先慎曰智慮不足以避陷穿義又妄非有術之士

圻云藏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聽其言者危○先慎曰智慮不足以避陷穿義又妄非有術之士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裕末周禮醢人注作小切之為裕米

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先慎曰與裕末周禮醢人注作小切之為裕米

皆名為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先慎曰乾道本相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慎曰乾道本相

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

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

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昭云此亦功之至厚者

○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昭云  
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

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皆惡危而喜其所

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

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國者句而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

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

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顧廣圻曰：幾，折曰幾。

當在難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蓋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楚莊王之弟春申君

列傳皆不合。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

視君而泣。○先慎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為示之譌。曰：得為君之妾，甚

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

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

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

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

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本有俞樾云。

章非子集解

以字衍文可而即可以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

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

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

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

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

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輓輓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凡人臣

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

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固左右姦臣之

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衷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

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昭云與字脫一本有此世之

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則

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

曰不外當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

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

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

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

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無捶策之威銜楨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

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

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弨曰故善為王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

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

託於屏車良馬之上○顧廣圻曰屏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

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

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屏車

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

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

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盧文弨曰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

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

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

韓非子集解



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慎曰

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

自黔軫○盧文昭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黜先慎曰顧說

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

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

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

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五○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換戰國策以此不恭之言也雖然

古無虛謬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請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先慎曰謂請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凌本有先慎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雖長年而美材○盧文昭曰美材大臣猶將

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先慎

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而立不義○盧文昭曰

是也策外傳皆作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

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十五年傳作臺請與之分

國崔子不詐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策外傳作外賈舉射公中其

股公陸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之外傳作世李兌之用趙

也餓主父百日而死互見喻老篇卓齒之用齊也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末當誤

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淖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作閔御覽引亦作閔宿昔

而死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無射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股上有射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藏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

有於字餓作鐵策作未至擢筋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

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脫藏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終

韓非子集解

東洋一集角

卷四

三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

長沙王先慎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

據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待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顧廣圻

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待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顧廣圻

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

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

○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昭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

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

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盧文昭曰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

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不能其上下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

故曰可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

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侮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

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怯懼而特守蚤

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昭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出君在外

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

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

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誤未詳所當作

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悅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禱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責公者，韓

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

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也。○先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

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

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編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弨云：一作攣，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攣，形相近，俞樾

云：變當讀為辨，說文：心部，辨，一曰急也。是與編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辨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

作變，皆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為一句。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先慎曰：訾，量也。

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顧貴臣相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貴臣相

妬。○盧文弨曰：臣各本皆作人。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

肖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也。太子輕而庶子佞，官吏弱而人民桀如

此，則國蹶。國蹶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愆罪而弗誅，使羣

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

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單馬之府立功者也○顧

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絀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

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

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

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

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慎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

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

太多○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太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孫與民同

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

是其證盧文昭拾補傲下旁注亡徵者非曰必亡○虛文昭曰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

相玉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慎曰下木之折也必通

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第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

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舉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

有度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

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

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

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

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

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

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

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

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

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

事非... 山房石印

壹趙本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為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註者止二字虛文紹云張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思疑親之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文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顧說是也而子疑不為後此而后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

滅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味扼味謂暗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藏本桃

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檣兀之異文楚之檣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檣兀春秋矣人主之疾死者

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

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利下有之字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仁

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

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

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顧廣圻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暈誤當依此訂其賊在內備

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盧文弨曰王藏本作主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

審內外之失○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

之驗○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

端以參觀○東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士無幸賞○顧廣圻無

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南面篇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

有二則盜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

韓非子集解 卷五 四 掃葉山房石印



有今據補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為民

復除○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趙說非也重

人臣○借其權勢即此義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盧文弨曰繁

則權勢滅○張本作禹下同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益驚聞之○慎曰

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熾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

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

之所以備○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虛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

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

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

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

字以完注是其迹之未盡混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

此句

###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嗣君

行任下在字貴薄疑以敵如耳

是也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為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

七術篇不任者之言以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

行而字以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折曰藏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

二字為一句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先慎曰意

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三者悖

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

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先慎曰舊連上顧廣折之過為解而不加罪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折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

者○顧廣折少索資以事誣主○顧廣折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

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既為其所誘乃因而多主誘而不察因

而多之○王先謙曰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顧廣折曰誘下誘於事

者困於患○王先謙曰言如此其進言必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

謂之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虛文昭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有上事字

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先慎曰

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

道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

然以言責事以事責功不專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

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先慎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然

兩有必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

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昭云必有倒張本作有必凌本作知有先慎崇張本是今據改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

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

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當有未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

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

欲○先慎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主心有為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

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人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人不計其出出雖倍

其人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人多其出少乃可謂

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

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

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

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

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顧廣立其

治○顧廣折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先慎

治○顧廣折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先慎

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內而鐵免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

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是以愚贛竄墮之

民○盧文召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折云苦小費而忘

大利也○顧廣折曰運故黃虎受阿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顧廣折曰運按輒故鄒

賈非載旅○顧廣折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顧廣折曰句絕按此皆

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

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外儲說左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

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

燕無功而社稷危○顧廣折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媛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

韓非子集解 卷五 婦葉山房石印

絕○顧廣圻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行

補按趙世家四年移攻國亂節高○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節作飾誤十過篇其自以為

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春蠡不救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

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兵至釐而六城

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龐援揄兵而

南則鄴盡矣○盧文弨曰龐援即龐煖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為煖史記燕臣故曰趙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顧廣圻曰藏本

渭曰上有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慎曰乾道本地作利盧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

襄王九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

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濬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趙本一作王相攝

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

非字亦所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

其死喪寇亂在其野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

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



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

亡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下治要者王句同一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

戰而不勝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先慎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身臣入宦於吳

顧廣圻曰臣字當行先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越絕書請耀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作宦喻老篇句踐入

宦於吳又云越王之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

霸也不病宦是其證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

荆顧廣圻曰二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

滅鄭先慎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攻王渭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

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今者韓國小而特大國主慢而聽秦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聽

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

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為說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

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為不

不足以及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

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運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運強句絕賞

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圻曰弱者二

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

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

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無地無民堯舜不能

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俞說是也

以五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

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

文昭云凌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乾道本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

慎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

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

受賞則財匱而民望○先慎曰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

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

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

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為子反友者呂覽權勳

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為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

內豎也友字當為衍文

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

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

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慎曰與字當有說見

十過篇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顧廣圻曰與字當有說見子反也實心

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

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

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從憲令行之時○顧廣圻曰當行字按

從大單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其句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

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為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

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

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

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

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

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

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

之君二字凌

本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

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遵令為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

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

以法為本本治者為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並不可

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而道法萬全智能多矣夫懸衡而知

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涓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故佚

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釋規而

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顧不知道之

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是以利在私家而

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而巧

說者用○先慎曰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

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

親○顧廣圻曰藏本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

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

用三字與下而見殺對文

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下當有脫字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

易於干進上難於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

若是者禁○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

也○顧廣圻曰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相與以法為非者是邪者字行顧廣

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曰顧請誤當於下是邪句此立

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語意相承者字不當有

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慎曰顧請誤當於下是邪句此立

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

立智七字為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

法立智今行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

行耳凌本作以邪為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為句以智過法立

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為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

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如是者禁○顧廣圻主之道也○顧廣

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尚作知字不誤○顧廣圻主之道也○顧廣

字為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禁字衍主之必明於公私之分○顧廣

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

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

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

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



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君。君不為也。○先慎曰：乾道本害。  
作富為作行。紫意林富。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  
作害行作為今據改。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  
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  
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虛文昭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

者得身也○先慎曰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者得身凡德者以無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先慎曰舍止也德無舍則無舍言不能安其止也

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

有作於虛文昭云藏本張凌本有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有誤先慎案作

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先慎曰乾道本作有德也改

德則無德○先慎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不得則在

從今本○先慎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不得則在

慎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據刪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慎曰舊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

也○先慎曰說文故使為之也靈臺清靜自然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

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虛文昭曰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

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

無不為也○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傳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盧文昭曰凌本一事作禮先慎引亦作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

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引亦作禮子事父

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宜字藏本有

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為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親者內而疏者外宜○廣圻曰今本無

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昭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

大略篇文貌情用相為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

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

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益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

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

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

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

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

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飾誤作節虛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

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

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

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衆之為禮與此君子之為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

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

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為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

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仍字異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

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

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虛文昭曰凡而後下俱不

德經無下失字禮為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提行此為情文為質飾者

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

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八百

黃作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

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故曰

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即本老子

是謂深其根固其楨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

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報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  
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  
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  
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  
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  
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通人謂眾人緣  
有此緣下文樸心而衍為禮之貌故曰為禮者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折曰歡當作  
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折曰歡當作不應則責怨今  
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愚之首也文例此當  
脫是以曰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顧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而亂之首乎○顧廣  
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先慎曰忘與妄通  
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  
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

二引並有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  
今據補覽事類賦引補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

御覽事類賦作蹶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  
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今據御

力使眾人之心為之營惑如



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

廣圻曰向有誤當行以曰二字先慎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

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德經諸本皆無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所謂大丈

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行情實

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徑絕與經絕同義解見下文所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顧廣圻曰故曰去彼取

此先慎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

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

謂福先慎曰乾道本當下無貴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顧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

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

補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

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

覽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

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禍與此對文故曰福兮禍之

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

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頤陶朱卜祝之富○先慎曰

乾道本下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慎崇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謬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

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

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

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

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昭曰故曰人之迷也

其日故以久矣○盧文昭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

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昭曰內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

也○先慎曰輕恬資財也○先慎曰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

圻云今本公作立當行此字盧文昭云下立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裳壯麗也今有道之

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昭曰誹張本作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

隋不正之言順從自不言人之過惡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雖死節輕財不以

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

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

人改之耳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

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渭曰適讀為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

數也○先慎曰數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讐○先慎曰乾道本下下有之字非全身長生之

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此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己之所行軌節即方廉直

也是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先慎曰乾道本剝作穢顧廣圻云藏本穢作剝今德經

引亦作剝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釋上文云剝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

義先慎索王弼注剝傷也不以清廉剝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之義剝穢

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

剝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

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慎曰

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

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害

日之險，言非獨夜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

者，先慎曰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

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

曰：治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

謂術也。生於道理，慎曰：為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

離於患，先慎曰：離罹也。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

凌本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

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

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因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

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  
書合宋儒據釋文為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慎曰故上當孔竅虛則

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

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而後計得

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而論必益世論必益世故曰無不

克○先慎曰河上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

必益也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先

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

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

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

其事極○盧文弼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

本見下脫其字為下脫能字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盧文弼曰復莫知

折曰今德經及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增其極四字疑衍顧廣

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

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

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蒂，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蒂。今案蒂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

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依○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

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依○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

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

久視之道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

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

矣。○先慎曰：治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先慎曰：治然則數變業

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

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先慎曰：各本無下民

改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

之則賊其宰亂則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畢隸形相似因為畢

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

重變法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

補治要藝文類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連上今提行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

理舉動理則少禍害按當重血氣治而舉動理七字先慎業顧說是今據藏本今本重舉動理

夫內無痠疽瘰癧痔之害小弁釋文云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

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輕恬對文是輕恬義近故曰以道莅天

下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

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字張凌本皆有顧廣圻云傳本及今德經皆無

上下雨也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鬼祟也疾人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逐除之上

刑戮民句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

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顧廣

地葉山房石印

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  
惟趙孟頫本無疑判本書者從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  
而不與民相害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

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

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

神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

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言其德上

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

有禮義○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為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

而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

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

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誤先慎案顧說非禮王制

不辭矣○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

今據藏本補○物淫物連文是其證改從今本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慎曰乾道本無積力於

今本於仍作唯○田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

也字按喻老無先  
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昭云張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為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

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盧顧校改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

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

馬出○顧廣圻曰將當作特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

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

軍之具於將馬近臣○先慎曰將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顧廣圻曰傳

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

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盧文昭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踰者

是也水行不緣理為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

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

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

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姦起則上侵弱君禍

至則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

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

此句非是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舊連上今

行不衣則不犯寒。慎曰俞越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

也。勝上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

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

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

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

故欲利甚於憂。連上今提行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

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

難於腸胃之間七字盧文昭云張本不復痛禍薄外四字苦下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行

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為一句禍薄外則苦為一句下多

複行先慎按虛顧說是據藏本苦痛雜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為則傷人也。憊憊

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憊作大非

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

先慎曰李約本憊作甚說文憊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顧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然可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白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是也。道字，通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為理。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

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制上之字衍。

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王先謙曰：稽，合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無常操，言不執一。

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

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

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

證。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

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

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

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

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

成。○先慎曰：乾道本本作物，案道學諸若水。○先慎曰：意。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

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

以敗得之以成。○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故曰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慎曰趙孟頫本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

補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

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

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

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案顧廣圻云藏本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

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昭云所字衍張凌

案盧顧說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

非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

字先慎曰見第一章。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

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慎曰者字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

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昭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

曰也者二至其死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

之徒亦有十三○先慎曰有十二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先慎曰據此明上有

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盧文昭曰下死字衍凌本故曰民之生生而動

○顧廣圻曰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亦十有三○先慎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顧

當於此句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地

地也生生與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慎案王弼本之作亦補改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

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

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

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

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瘞

藏本今本無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

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上節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

當提行改從今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

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

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兕虎入山不恃

備以救害○顧廣圻曰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弨曰張凌本備作被顧廣圻曰藏本

彼反索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絳

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

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

容其刃○先慎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容德經亦作容先慎不設備而必無

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動無死地而謂之

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

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

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

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則其

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

從事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慎曰博本慈上

有夫

周公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

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

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

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

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

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也

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慎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

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

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益也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

為成事長○王先謙曰為字衍謂為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為字是以故曰○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

是以日或作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

故曰是其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

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

作陣與各本全異先慎曰傳本勝作正紫王注相慈而不避於難故夫能自全也而盡隨

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圻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生心也

○王先謙曰有善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為住

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先慎曰河上王弼

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所謂貌施也者○顧

曰德經作惟施是畏此未詳先慎曰貌飾也下○先慎曰德經大

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為也也邪也○魏駢龍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慎曰德經大

河上公云徑邪不○先慎曰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

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田荒則府倉虛○顧廣圻曰德府倉虛則國貧而

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

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慎曰王弼河上公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

也若以利劍刺之○先慎曰國之受傷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

諸夫飾智故以

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十其私家必富○盧文弨曰資老子故曰資貨有餘○顧廣圻曰資貨

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顧廣圻曰資貨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

大姦作則小盜隨○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大姦唱則小盜和○顧廣圻曰故下

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顧廣圻曰鐘竽唱則諸樂皆和○顧廣圻曰故下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

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顧廣圻曰故下

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上○顧廣圻曰故下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顧廣圻曰故下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

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

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顧廣圻曰此與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

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顧廣圻曰德經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

謂不脫○顧廣圻曰德經善衰者不脫○顧廣圻曰德經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

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較經典釋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文不較張劣反喻老篇作較先慎曰此亦當作較○顧廣圻曰故下身以積精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故下

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顧廣圻曰故下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顧廣圻曰故下

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顧廣圻曰故下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顧廣圻曰故下

韓非子集解

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盧文詔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  
涉上下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  
文而誤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  
 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普  
 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在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先慎曰  
靜觀動止自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  
無不知者補以邦觀邦○先慎曰王弼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  
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